



难忘的一夜

(苏联) 叶·尼·维烈伊斯卡娅著

难 忘 的 一 夜

〔苏联〕叶·尼·維烈伊斯卡娅著

王 真 宋 鴻 昌 译

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西 安

Е. ВЕРЕЙСКАЯ
НЕЗАБЫВАЕМАЯ НОЧЬ
ДЕТГИЗ 1956.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09 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4 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 × 1092 耗 1/32 印张 · 4 $\frac{13}{13}$ · 88,550 字

1959 年 10 月第一版 · 195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,000 定价: (5) 三角三分

统一书号: 16147·167

伊琳娜^①的回忆

昨天我清理了一下我们家藏的文件。在杂乱的废纸堆里面，捡到了我哥哥沃洛佳青年时代的一本日记。我很激动地一口气读完了它，尤其是在读到一九一七年他回到彼得格勒^②以后的那些篇的时候，心里更是激动得厉害。

那一段时间……我们的会面……和那个难忘的十月的夜，是那样历历在目地浮现在我的脑际，使我情不自禁地坐到桌旁，把自己在那些了不起的日子里所感受到的、所看到的，一一地都写下来。

幼年初期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模模糊糊记得好象当时总是在没完没了地旅行。往后，可就清晰了，能够记得自己是个快活而又调皮的小姑娘，住在外祖母家阔气的大楼

① 原文这里是全称：伊琳娜·季米特里耶芙娜·塔拉巴诺娃。为便于阅读，译时只用了伊琳娜。（译注）

② 彼得格勒，又名彼得堡（格勒和堡都是城的意思），帝俄时的京城。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儿爆发并首先取得胜利的。1924年列宁同志逝世后，苏联人民为了纪念列宁同志领导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，把它改名为列宁格勒。现在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，苏联第二大城市。（译注）

房里。所有的人：外祖母和奶娘都很娇惯我。沃洛佳比我大九岁，我可爱慕他了，不过我很少和他见面。他很难得在家里；而在家的时候，不是坐在自己房间里用功，就是有客人——一群中学生在他的那儿。沃洛佳是个中学生，这使我对他充满了崇敬和骄傲的感情。

我本能地觉得，无论是外祖母，或者是奶娘，而特别是家里指定来管教我的那个法国女教师，待沃洛佳都远不如待我那么好，而且都不鼓励我们俩要好。沃洛佳当着他们的面，对我总是又冷淡又拘谨。可是也有些很少遇的时刻，我偷偷地从她们身边溜开，鑽进了沃洛佳的房间，于是我们俩就玩呀，乐呀——啊！那真是最幸福的时刻呵！

那个法国女教师特别不喜欢沃洛佳。她总认为沃洛佳“没教养”，怕他把我“带坏了”。我就不耐烦她那一套。她那一副教训人的神气真叫人讨厌极了，一会儿这“不成体统”啦，一会儿那又“不象话”啦。沃洛佳也烦透了她们，我们俩背地里就管她叫“扫帚”。她姓芭莱，这个字翻译过来正好是“扫帚”。

差不多在每个房间里的牆上和桌子上，都挂着或是摆着我和沃洛佳已经去世的妈妈的照片，这些相片全都镶着漂亮的镜框。儿童时代的妈妈，青年时代的妈妈……奶娘时常提起她，每提起来的时候就要伤心地咳声叹气。我也跟着叹气。妈妈死得很早，我一点都不记得她了。

我七岁的时候，忽然留意到，所有跟着他们的父母亲

到我們家來作客的孩子們，都是又有媽媽又有爸爸。有一回我就問奶娘：“我的爸爸在哪儿呢？”

“你根本就沒有爸爸。”奶娘毫不加思索地回答了我。因此我也就不去在意了。可是過了一年或是兩年的樣子，有一次一位客人——一個比我稍微大一點的男孩子，向我問起了這個問題。我就回答他說我根本就沒有爸爸。而他卻笑了起來，並且說：

“多麼糊塗呀！這是人家騙你呢。不管那個孩子都有媽媽和爸爸的。”

我當時窘極了，立刻就跑去問奶娘。

“這個死討厭鬼孩子，干嗎他要來蒙哄你！”奶娘非常生氣。“聽我告訴你：你根本就沒有爸爸。”

我等到客人們都走了以後，又去向外祖母問這個問題。外祖母臉色沉了下來，她說：

“奶娘說的是實話，你沒有爸爸。不要老是纏着人問這些傻話。”

可是這一回我的心卻放不下来了，我去問法國女教師。她把咀唇一抿，嚴聲厲色地打斷了我：

“伊蘭，我不許你再向任何人提出這樣的問題。這種父親是不值得提起的！”

她把“這種”兩個字說得非常重。

從這一天起，在我無憂無慮的生活上就罩上了一層陰影。我明白了這里頭一定有什麼秘密，有一件什麼事情大

家都在小心謹慎地瞞着我。我很想去跟沃洛佳談談這件事，但又總也下不了決心。再說沃洛佳當時也顧不上我這些事，他正在進行畢業考試。

有一次，當我走到外祖母的臥室跟前時，忽然聽見里面有悄悄的講話聲，我就躲在門旁邊留意聽起來。

“咱們的小鳥兒，咱們的伊琳努什卡^①大概出了什麼事兒了吧……她近來變得好耍脾氣，固執，不聽話了……”奶娘悲傷地說。

“是呵，是呵……”外祖母嘆了一聲。“該不是到了懂事的年紀了？我還沒看出外孫女有心事兒……”

“夫人，您是不是認為，伊蘭根本是遺傳太壞？”家庭女教師用法語刻薄地問。“跟她哥哥的性格完全一樣！那是個惡劣透頂的青年。從這種人的兒女身上，又能有什麼好指望的……”

“我請您住口，小姐！”外祖母打斷她的話，甚至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。“我對您表示了信任，把我們的悲痛告訴了你，而您竟然來嘲笑……”

“噢——噢，夫人！……”“掃帚”委屈起來了。

底下我沒再往下聽。我躡着腳急忙離開了門旁，跑回自己的兒童室，撲到床上把臉埋進了枕頭。

原來是這麼回事！……“遺傳壞”……“從這種人的兒女身上；又能有什麼好指望的”……

① 伊琳努什卡是伊琳娜的愛稱。（譯註）

“这种人”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究竟我和沃洛佳的父亲是什么人呢？“这种父亲是不值得提起的”……沃洛佳曉得他是什么人嗎？如果我問沃洛佳，而他一下子生起气来怎么办呢？……管他呢，反正我要問，我去問他！

我跳起来向沃洛佳那里跑去。

他的房門鎖着。沃洛佳出去的时候老是把他的房門鎖住，奶娘和“扫帚”因为这点都很生气。可是每当她們向外祖母說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外祖母总是一声不响地耸耸肩膀便完了。

我在鎖着的房門前面楞了一会儿。呵，对了！沃洛佳去参加最后的一个毕业考試去了……不要紧，他就会回来的，回来了我再来問！

可是我却沒有問成。这一天又有新的不幸落到了我的头上。沃洛佳考完一回到家，馬上就向大家宣布，說他中学已經毕业了，他决定上哈尔科夫^①去念大学，而且近几天內就要动身。

这使我非常震惊。那时候，恐怕我也不見得能夠說清楚自己的心情，不过現在我明白，当时我是把沃洛佳的出門看成了背叛，看成了变心。所以我就再沒吭声，什么也沒有去問他。

外祖母沒有阻拦沃洛佳。相反地，我覺得她好象是很

①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尔科夫省的省城，为苏联南方的一大工业文化中心。这个城建立于17世紀（譯註）

高兴沃洛佳出門去。因為他們以前從來也沒有親近過。奶娘又是哭又是埋怨，嘮叨不休，我看見她和外祖母常常在一起囑咐着什麼。

沃洛佳急如星火地準備着出門。當時，他顯然有些不大樂意和我在一起糾纏。現在，過了這麼多年，經歷得多了，我才明白我和他當時的心情。我們彼此非常熱愛，在離別前的那些日子裡，都想多多地傾談傾談。可是我却畏畏縮縮的，他的出門使我情感上受到了侮辱，自尊心不讓我走到他跟前去。而沃洛佳也感到了我對他的疏遠。他覺得讓我一直蒙在鼓裡面是不對的，但是把真情告訴我，却又馬上走開，撇下我一个人留在那種他覺得格格不入的環境裡，他也認為是不合適的。所以他決定把這次談話，延遲到我長大一點的時候再說。可是在那些天，他却沒有想到已經有些什麼樣的疑惑在撕裂着我那九歲的小心靈了。

沃洛佳臨走告別的時候，大家都顯得好象有點兒匆忙和拘謹。只有奶娘一個人在哭。我跟沃洛佳互相吻了吻，他答應給我寄信來，並且也要我勤給他寫信。我干巴巴地說了聲：“好的”。

後來我哭了一整夜，頭埋在枕头底下，生怕“掃帚”聽見了。她在隔壁房子里睡着，就在敞着的門的那面。

沃洛佳走後不久，我發覺家庭女教師和外祖母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自然了。這显然是因為我那次所聽到的談話而引起的。我更恨她了，故意跟她使性子，鬧别扭，對她不禮

貌，使她難堪。她終於憤憤不平地向外祖母表白了一番，就離開了我們，我才輕鬆地出了一口氣。我覺得外祖母和奶娘也都有這樣的感覺。

我曾請求外祖母送我去唸中學，我是多麼想有個女伴兒在一起學習呵！可是外祖母聽都不願意聽。我只好在家裡學習；所有的課程全由兩位女教師——一個德國女人和一個法國女人，到家裡來教我。

這樣過了兩年。我學得很好，看了不少的书。我看的书全都是外祖母親自從她自己的圖書室裡給我挑選的，那個圖書室可真不小。沃洛佳不常來信，來信也是短短几行，而且寫得很拘謹。我的回信也是那樣。平靜、單調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……

二月革命^①象晴天霹靂一樣，在我們的頭頂爆发了。當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了的時侯，我們全家都好像陷進哀悼裡面了。外祖母和奶娘痛哭流涕，來拜訪外祖母的那些老太太們一個個也都是哭哭啼啼的。看着她們那種傷心勁兒，我也哭了起來。

① 二月革命：1917年2月，俄國的工人、士兵（農民）在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“爭和平、爭麵包、爭自由”口號下舉行了武裝起義，推翻了尼古拉二世的統治，廢除了帝制。但因缺乏經驗，二月革命時工人和士兵所建立起的蘇維埃政權，卻被資產階級以臨時政府的名義，騙取了。臨時政府成立後，不但不實現人民在二月革命時所提出的要求，反而開始鎮壓人民的革命要求。一直到同年十一月，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，才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，建立了真正的蘇維埃政權。（譯註）

“主呵，饒恕这一切吧！”奶娘喃喃地說着，“伊琳努什卡，沒有沙皇咱們可怎么过呀？”

而我也莫明其妙，究竟沒有了沙皇会怎么样？

外祖母愁过来愁过去，直到最后，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了才算了結。她病倒在床上了。医生非常严格地禁止对她講起在我們平靜的住宅外面所发生的事情。而国家在这一时期却正在演变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件。

但这些事件的反应，有时候也还是冲进了我們的家里。記得，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天，外祖母大学时候的一位老朋友来看望她，并把她的孙子也带来了。这就是曾經启示过我，說每个孩子都有媽媽和爸爸的那个孩子。他現在在武备中学堂上学，可自大了。我觉得，他穿着制服完全象个大人，所以我在他面前感到羞怯。当他的祖母和我的外祖母在臥室里談話的时候，我就在客厅里“应酬”着这位武备中学堂的学生。

“我恨不得馬上就长大作軍官。”这个男孩子說道，在手上漫不經心地轉动着他的帽子。“那时候我非給他們这些造反分子点儿顏色看看不可，我要把他們狠狠地压服下去！”

“什么造反分子？”我不明白。

“咳，你呀！”他輕蔑地說，“你怎么，一点也不知道？政府放縱了所有的老百姓，簡直都沒法管束了！”

他用大人的口气講着。我当时并不了解，他只不过是学着在家里面从大人那儿听来的話头罢了，就觉得他好象

是聪明得不得了，因而我越发地羞怯了。

“我們軍人是什么都知道的！”这位武备中学堂的学生傲慢地說，“工人們当然都是些造反分子，他們把大学生脑袋瓜搅得全发了昏，現在連农民也鬧起来了！他們造反反对地主，咳，燒毀了多少庄园呵！我爸爸最近到伏隆涅什省鎮压农民去了。就該照这样来对付他們！”

接着他便津津有味地講起了他的当团长的爸爸，怎样残酷地鎮压了暴动的农民。听他說，他的爸爸簡直就是一位击潰了大群盜匪的英雄。我一声不响地听着，完全被这些駭人听闻的事儿吓呆了。

客人們走了以后，我馬上就把从武备中学堂学生那儿听到的事凡全都告訴了奶娘。女仆达莎向房間里望了望，停在門口听了起来。

“这些作恶的家伙真是活該！”奶娘毫无怜悯地說：“見過这种事嗎，庄稼佬起来反对老爷們了！”

“好奶娘呢！”达莎柔和地插进来說，“人們是因为沒法生活下去才造反的呀！仗已經打了四个年头了，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打到头，还連个影儿也見不着呢！人民太苦了……您和我是因为住在將軍的家里才得有碗飽飯吃。可是工人們不是都在餓着肚子嗎？乡下全穷得沒法子了！兵士們在战壕里更是受的什么苦呵！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制度不对头呵！……”

“你来評論制度，还太年轻！”奶娘严声厉色地打断

了女仆的話。“这不明摆着的嘛，沙皇沒有了还能有个什么制度？大伙都懶了，不肯干活儿了，就因为这个他們才挨餓的！”

“不是因为这个，好奶娘。”达莎小声說了一句便出去了。

当时我并没有去考虑她們誰对，誰不对……我盲目地信任着奶娘。

医生經常来給外祖母看病。他是一个高大、肥胖而且很健談的人。他每次来到以后，在去外祖母的臥室之前，总得先在客厅里那张高靠背圈椅上坐下来，消消停停地吸一支雪茄。这时候，他因为没有别的听众，就对着我和奶娘高談闊論起来。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。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布尔什維克这几个字。

“这可怎么得了哇？”医生叹了口气說，“列宁这个国事犯是已經被宣布‘不受法律保护’了，克倫斯基①的暗探們腿都跑断了，寻找列宁，想要把他扣起来。可是一点結果也沒有！布尔什維克把他藏起来了。而在他們布尔

① 克倫斯基是社会革命党人，二月革命后参加资产階級临时政府，七月事件后为首相。一貫奉行帝国主义政策，为反动资产階級服务。七月事件中他更肆无忌惮地镇压革命的人民，引起人民极大的憤怒。十月革命时，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全部逮捕了临时政府的官員，克倫斯基在起义开始时逃走了。十月革命以后他又組織反革命叛乱，被革命的人民所粉碎，克倫斯基男扮女装逃到了國外。
(譯註)

什維克的報紙上，差不多每天都有他写的文章。是他写的，絕沒有錯儿！您要知道，他們提出来，全部政权都必须轉交給他們这批暴徒！他們还想把战争也結束掉！……可是不把战争打到胜利結局，这是国家的耻辱呵！”

接着医生长出一口气，費劲地把他那肥重的身体从圈椅里拔出来，而且每次都是用这样几句话来結束談話：

“如果克倫斯基在列宁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，馬上就把他扣起来①，那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儿了。”或者是：

“布尔什維克們要是拿到了政权，那当然是不会长久的，不过可就太可怕了！”說完之后，才去給外祖母瞧病。

等他走了以后，奶娘还总得好半天长吁短叹，惊惶不安。我心里也是乱糟糟的，怕得不得了，覺得仿佛大禍就要临头似的……。

在十月間，外祖母突然得了中风。她的舌头不会动了，人几乎一直是处在昏迷状态中，就是在清醒的时候，你也很难断定她是不是明白別人在向她說什么。

我和奶娘給沃洛佳拍去了一封电报。他很快就回電說

① 1917年4月3日（公曆4月16日）列宁经过长期流亡生活以后，从瑞士經过芬兰回到俄国来了。列宁一到俄国刚一下車，便在車站上向前来欢迎他的工人、士兵，羣众发表了演說，号召羣众起来爭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。这就是有名的“鉄甲車上的演說”。列宁的講話鼓舞了广大革命羣众，但却引起了资产階級分子及其政党的恐慌和仇恨，他們之中有人就想要临时政府馬上逮捕列宁。但革命人民的声势非常浩大，临时政府不敢在列宁刚回到俄国时馬上就扣押他。（譯註）

已经动身了。

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沃洛佳。我们将会怎样会面呢？他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在他临走的时候我们之间的那种疏远是不是已经缓和了呢？我是不是能够最后下定决心问他，我们的父亲是什么人呢？……

铁路上现在也是一团混乱，火车没有一定的时间，弄得我和奶娘也不知道到底在什么时间等沃洛佳才好。他到家的前一天夜里，我差不多一直就没有睡觉。当前厅里传来了门铃声时，我浑身猛地起了一阵颤抖，我飞快地向前厅跑去，可是奶娘已经抢先打开了前厅的大门。

“你好，奶娘！外祖母怎么样了？”

熟悉的声音呵！我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，我都没有听见奶娘回答了些什么。我在门口停下来望着哥哥，好容易才认出来这位拥抱着奶娘的，身材高大、体格匀称的大学生就是他。

沃洛佳回过头来看见了。

“你好呵，妹妹！”

我想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，可是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默默地把两只手伸给了他。他好象是有点慌乱，后来便紧紧握住了它们。

“伊琳娜，外祖母怎么样？”

“昏迷不醒。”我只这么說了一句。

我們一起到了外祖母那儿，后来就去吃早飯。一切都好象是在梦里似的……吃飯的时候沃洛佳問了我一些問題，我始終是很簡短地回答着。奶娘一直在監視着我們，脸色越来越不高兴了。

沃洛佳匆匆忙忙地吃完了飯，說要出去一趟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。随即砰地一声把門帶上走了。我和奶娘张慌失措地互相望了望。

“奶娘……这象什么話？”我嘟囔了一句哭了起来。

“管他呢！”奶娘忿忿地、什么也不顧地說，“狼，你再怎样喂它，它还是要往树林里跑的！”

……一整天就象是在做梦似地过去了。我一直在等着沃洛佳，沃洛佳却没有回来。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想着他一定是因为我和他見面时沒有吻他而見怪了……奶娘阴郁地沉默着。医生来了。当他听說外祖母的外孙已經回来，但一整天都不在家里的时候，感到很驚訝，他不以为然地搖了搖頭說：

“浮躁的年轻人！”

早秋的夜晚降临了，沃洛佳还没有回来。我和奶娘一整天也沒有提起他，虽然我們的心里都在想着他。我因为担心而坐立不安，沃洛佳当真地見怪了嗎？或者是——而这比那更可怕！——他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近几天医生常常在說：城里不安定，所有的老百姓都发狂了……晃过这样

的事嗎？工人們成天扛着米福槍在大街上閒溜達。

沃洛佳怎麼啦？他在哪兒？

晚上九點鐘的時候，奶娘象往常一樣地攆我去睡覺。我機械地做完了一切應做的事情：脫衣，洗臉，和奶娘一起禱告，躺到床上。奶娘把被子給我裹上，吻過我以後画了個十字。

“喲，上帝保佑你睡吧。”

“奶娘……你等着沃洛佳嗎？”

“睡吧，睡吧！別想他了。我等這個浪蕩鬼，非好好罵他一頓不可。”奶娘怒沖沖地說。

“奶娘，他要是出了什麼事兒呢？”

奶娘憤憤地說：

“這種人能出什麼事兒！不過，你要是聽見了鈴聲，可不許往外跑，懂了嗎？好了，睡吧，我去看看外祖母去。”

奶娘的軟拖鞋從我的兒童室裡踢踏踢踏地響着，一直穿過隔壁房間，從前家庭女教師住在那裡，現在奶娘夜里就在那里睡。通往走廊的門在奶娘過去後，砰地一聲關上了。我惊慌地聽見門上的鎖喀喳響了一下。奶娘把我鎖起來了！……奶娘料到了沃洛佳回來的時候我一定會跑出去的。

我緊張地傾听着，非常寂靜。奶娘回來了，來到了我的床邊。我裝做睡着的樣子。